# 夜光杯

### 新民晚報

自小学高年级能读懂大人的 读物起,我就养成了--个习惯-睡前总得读些什么才能入眠。如果 读得上劲,有时往往直读到半夜, 要正房里睡的老祖母一觉醒来发 现已夜半而我那侧厢的灯尚亮着 催促我熄灯睡,我才恋恋不舍地放 下书本而熄了灯。年龄渐长,对夜 读的文章便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直到现在,则要在白天里精挑-番,凡能在读后不到十分钟能吸引 我的。这一篇文章便能中选,于是 在嘈杂、不能安心读书的白天里便 舍不得草率地读它了,这样易糟蹋 和亵渎了好文童也。妙文童该是在 夜深人静时让我能专心地、细细地 读它和品味它的。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 有身旁熟睡的老伴发出了轻 微而均衡的鼻息。此时是精 读文章的绝妙境地。我躺在

温暖的被窘里,手捧报刊或书本,凑 着台灯光,认真、且投入地细细地品 读着。一天中唯此时最为温馨和放

有时,读到的文章如故友促膝谈 心,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往往引以为 不见面的知己, 内心里便与之交流和 请教,渴望以后再能在报刊上见面; 有时读到生活气息浓郁、有着感人的 细节的文章,则心里向往之并作为自 己的楷模;有时,对喜爱的古诗词就 小声朗读着,自读自听自娱,一字字

## 得趣夜读时

### 吴凤珍

地品咂其味,此时齿颊噙香而久久不 去! 自得其乐. 目乐极无涯矣!

有次,老伴睡眼迷茫,似睡似醒 时分,我恰读到一则小故事,感动得 急干想找他谈论, 这和生活中凡有 美食,谁也不肯吃独食,必分而食之 才舒坦一样, 此乃更宝贵的精神享 受,岂非更该夫妻共享之? 我凑近他 的耳畔,悄悄地讲述着这则小故 -"有对青年情侣在过铁路道 口时,不巧,那女的一只高跟鞋跟嵌

> 在铁轨里的碎石中了,一时 间无论怎样使劲拔都拔不 出,两人一起用力拔也没 用,此时铁轨上恰有火车自 远而近疾驰而来了, 壬钧一

发之际, 已是站在铁轨外的男人, 以 讯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跳进铁轨, 并紧紧地抱住了他那亲爱的女人! 当然 我讲述时还有不小的细节 修 饰和恰当的形容词, 可说是声情并

待我弯下腰瞧他时, 他那浑浊 的老眼里噙着晶莹的泪水了, 并双 手紧紧地箍着我的手臂, 仿佛我就 是穿着那穿高跟鞋被碎石"咬住"了 的女子!那整整一夜,我的手臂就这 样常常地被他紧箍着, 他生怕失去

月底,我就要

搬离这个生活近

一年半的小区。这

是婚后第一次脱离

部队大院在外生

我似的。我那傻老头哪!

还有次, 我轻轻地吟哦着柳宗 元的《江雪》,尤其是在念到末一句 而入神时, 竟然与乡间的老学究-样在频频地摇首晃脑起来了,这么 -来似乎更感觉到诗味儿从淡极而 反厚醇了。

'他为啥不吟'独钓寒江鱼' 呢?"正值微有睡意的老伴蓦地接冷 嘴问了这么一句话。 "你以为呢?"我反问了一句。

"这便没味儿了。

"什么味?'

他不作声了

"是没了诗味,也不是他当时的 心情了。这末句是点睛之笔,前三句 作了特孤独的铺垫, 末尾那蓑笠翁 独自垂钓,钓什么,钓这寒江雪哪! 正因为他钓的是雪而非鱼, 他的心 态似乎就那么的旷达、宁静、澄净、 透彻和闲话。那远近之景清峭幽僻 ▽空旷明净! 他是在享受着他的孤 独,细细品之又有些淡淡的忧伤。仿 佛是在自嘲自乐。的确是妙人妙诗!

·个人能入此心灵佳境并出此 佳句真不易——我与他均有些感悟 地对望着,似有话、偏无言,我的眼 睛在问他:"这样的享受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他的眼睛在答

两人便在这诗意缱绻, 酣畅淋 通体舒适中寻觅着诗情画意的

大姑父去世, 我没去 送他,心里总觉得十分愧疚 和遗憾。几天来,他敦实的 身影总在眼前浮现,他还是 肩挎斑驳不堪的军用水壶, 打着镢头走在田间地头:或 挥着手给社员们读着毛主 席语录:或拉着我去坡上看 那埋头吃草的大苗牛。

那时,大姑父 是生产队长和支 书,说起话来嗓音 洪亮表情威严。我 每次见他心里总会 生出怯意而不敢任 性捣蛋,不像我同 大姑和表姐们那样 亲密无间无拘无 束。自从偶尔在大 姑的抽屉里看到姑 父穿着佩有中国人 民志原军胸音的相 片时,我才隐约感 到姑父的肚子里-

的

定有很多令人入神的故 事。那威武的军容也深深 地印在了心里。一天晌午, 姑父卸下挂在墙上的水 壶,又拿起靠在墙角的镰 刀朝大姑说:"该上工割麦 "没等姑父跨出门,我 拉住他的衣襟说:"我想跟 你去。"他看看我点点头: "我也 "那你不能捣蛋啊。 点点头,心里一阵暗喜。

出了门, 穿过杨树林 顺着山泉的沟沿,经过生 产队的晒麦场就是连着 山的一片坡地。听大姑说 北面的山沟里有一大股 山泉,而流到咱门口的只 是窄窄的一小股。我和姑 父走到山泉的拐弯处,他 把镰刀撂在绿茵茵的沟 沿上,俯下身子把水壶斜 按在泉水里,壶口便冒出 - 串透明的小水泡并发 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没 声了,姑父拎起沉甸甸湿 漉漉的水壶,抽出腰间的 蓝手巾擦了两下又斜挎 在了肩上,拿起镰刀就 走。望着姑父雄赳赳气昂 昂的样子, 顿时想起了那 张佩有志愿军胸章的相 片,我跟上前问:"你打过 仗吧。"姑父停下脚步,朝 我拍拍水壶说:"咋没打 过?这壶还给咱挡过炮弹片呢。""那你说说打仗的 事。"我追问着。可姑父摸

了下我的头,好像有满腹

江更生 三千宠爱在一身 (评弹演员)

昨日谜面:一带一路 (网站名)

谜底: 携程(注: 携,带;路,

恋上高跟鞋

的心事,只顾默默地向前 走着。

连着山的坡地麦浪金 黄。地头那几棵挺拔昂扬的 白杨树下已有一些社员了。 不一会,大姑和几个女社员 也来了 其中一个胸戴全光 闪闪的大号毛主席像童,手 举一而红旗。这时, 姑父卸

> 下水壶控到我的脖 子上, 转身又去接 过红旗往地埂上一 插,吆喝了两声,领 着社员们争先恐后 地割起了麦子

我坐在树下, 捧起水壶喝了两 口,又漫不经心地 端详着水壶。这壶 实在破旧, 草绿色的漆 皮几乎脱落

殆尽. 圆弧

形的肚子上

有一块深深的凹痕而露出 银色的铝皮,背带上还有两 处缝接的补丁。可就是这样 的水壶咋会与姑父形影不 离呢?直到三十多年以后, 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姑父 时,他才激动地告诉了我水 赤的故事。

那是在抗美援朝夏季 反击战役的一次战斗中, 姑父所在的某班担负坚守 无名高地的任务。但由 干敌情突然变化,全班战 十在断粮断水两天的情况

护部队穿插。第三天 早,敌人再次炮击,阵地 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除 了两名重伤员,能战斗的 只有班长和包括姑父在 内的三名轻伤员。为了守 住阵地,班长命令姑父和 一战友去联络部队。临

下,不得不继续坚守以掩

走,班长卸下自己的水壶 交给姑父说联络任务极 为艰巨,既要完成,还要 设法弄到水和食物来抢 救重伤员。姑父挎上水 壶,端起冲锋枪越出战壕 的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 近处爆炸,一块弹片正好 打在水壶上。冲出封锁线

后,姑父拿起未被打穿的

水壶对战友说,幸 亏水壶挡了弹片, 要不命就难保了。 然而, 计姑父悲痛 不已的是等他和

战友完成任务回到阵地 时, 阵地上仅剩一人握着 转盘机枪在坚守,班长和 两名重伤员已经牺牲。望 着牺牲的战友,姑父流着 热泪用冒着危险打来的 ·壶水为牺牲的战友擦 去满脸的血迹。从此,姑 父的肩上又多了一件班 长的水壶,并成为永远的

今天,姑父远去了。那 是他肩挎水壶迈着正步去 追寻战友了吧!

### 香港修顿球场-

陈森兴

今年春节, 我与妻子赴港, 陪在港工作的女 儿过年。与女儿 家隔街相望的修

顿室外球场,引发了我这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兴趣。

修顿球场位于香港湾仔地铁站西侧, 北靠商业兼 交通要道轩尼斯道,南临行驶叮叮车的庄士敦道,四周 高楼住宅和商铺林立。在寸土寸金的地段拥有这么-块公共体育场地,真是幸事。

球场内有一片中型足球场,三片标准篮球场,篮架 与球门的球网都齐齐整整,维护良好。两侧有一座可容 纳数百人的风雨看台,看台下设有男女厕所和简易更 衣室,有专人看管和打理。球场四周的走道,既可行人 诵行,亦可用于跑步及其他健身活动。南北沿街的两排 大树,成了隔离闹市嘈杂的屏障,树下设有靠背长椅和 沙滤饮水机,供人休憩、饮用。

球场从清晨6点开放至深夜11点半,天色昏暗 时,灯光开启。场地从早到晚,少有空闲之时,香港人喜 爱夜生活,晚上九十点钟出来健身也是常事。作为免费 开放的场地,参与者多为普通百姓,也常常看到金发碧 眼的老外参与进来与国人一起踢球投篮的有趣场景。 人们萍水相逢,以球会友,一场"激战"之后,挥手拜拜, 各奔东西。港人钟爱足球,足球场并非年轻人的专利, 常看见一些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围着圆圈作短传游戏, 玩到兴头时,赤膊上阵,大汗淋漓,称之为湾仔一景,也 不为讨。

香港修顿室外球场健身设施的人性化、亲民化,以 及香港市民健身的生活化,对上海的 全民健身工作是否有所启油? 港人这 种"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全民健身 氛围的努力和用心,是否值得我们借 鉴?



上海邻居

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的陌生和不安逐渐逝去,而代 之以熟悉和温暖,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邻居们善良 友好的帮助,每天上班路上环卫阿姨关切的问候,门卫 大叔滑稽可爱的敬礼动作,小区里四季不断的桃花、芙 蓉花、桂花,还有那空气中浮动的花香……

小区楼高六层,我住在三楼,对门大姐是一个地 道的老上海人,退休在家做做家务,弹弹钢琴,要么就 是全国全世界的旅游。我刚搬来时就向她道声扰,真 诚地表示希望彼此间做个善邻,她很热情,耐心地教 我如何使用燃气热水器和煤气灶,如何甩动那最具上 海特色的长长晾衣杆……最有意思的是,在她看到我 如何晾内衣后, 竟告诉我上海人是如何晒袜子的, 听 得人不由暗自好笑, 晾个袜子都要彰显上海人的与众 不同! 她喜爱旅游, 每次出门回来后, 都会找我去她家 尝尝带回来的特产,听听她的见闻,坐在旁边的我,充 分发挥了当初学外语练听力的精神,认真倾听她那抑 扬顿挫的上海话,并时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和理解,而 大姐最后的总结性言论必是哪都不如上海好,当然除 了欧洲的瑞士,上海人的骄傲和自豪可见一斑!

住在一楼东面的大姐朴实热情, 曾帮我斥退伺机

偷车的盗贼,并好心告诉我车不能停在 外面,很容易被盗。她经常和朋友相约出 去喝茶,空闲时也约我去她家参观,她的 窗前空地做成一个独特的玻璃房, 像温 室一样舒服怡人。

住在一楼西面的大哥则令人忍俊 不禁,清瘦矮小,梳个光亮的大背头,戴 着一副金边眼镜,每天都是一套西装, 穿着锃亮的黑皮鞋, 骑着老式自行车, 犹如旧上海滩的青帮分子。初来那会 川,我的晾衣杆三番五次地掉落在他家 庭院,他终于崩溃,拿起楼下的听筒机 一顿狂吼,我听不懂随他吼去,从小在 无锡长大的女儿却能听懂,叽里呱啦一

套回应,弄得我哭笑不得。失礼在我,自然道歉,当然是 他在怒火弥散之后,此时他又往往不好意思,又是一通 听不懂的话,然后每天早上看见你时照例会说"侬好"

住在二楼的大哥大姐更是善良友好。有一次,突来 的台风把我的晾衣杆和被子一起吹到他们家的横杆 上, 我去找时正巧他们夫妻在吃饭, 两人一听二话不 说,放下筷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那重十斤的被 子拽进来,那一刻感激温暖之情溢于心间……

四楼的阿姨虽年过花甲,依然时尚讲究,阳光强时 会戴上很酷的太阳镜,每当小区发东西都会给我带-个,比如购物袋、垃圾袋等等,而五楼的阿姨叔叔则让 我听到一个至今为止都极感尴尬的赞美。那次见叔叔 提着两个各20斤的米袋上楼,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我忙接过去快步如飞上到五楼, 然后他面带惊讶地赞 叹道,"小姐,你力气好大啊!"当时我真是愣住了,这种 赞美还是第一次听到。

小区里的人们充满温情和格调, 无声传递着上海 那种特有的弄堂文化,展现出一幅幅人情世态的画面, 感动着生活在这里的外乡人。



公园本不大,掩在柳树间的小河就更 小了,用乡下人的话,就是一个小浜

他每周都来,长长的鱼竿甩出去,几 乎已经要到河中心了。每次他都在老地 方,两棵最粗的柳树间。左边是一只红色 塑料桶,里面盛了半桶河水,上面飘着 几根水草;右边放着一只打开的木盒,里 面是各式的浮标、钓钩。

他就悠悠坐在一只帆布的小马扎上,

像泥塑般笑眯眯的, 随意地望着在河中随风漂浮的鱼

标。有一次我问他, 这河里有 鱼吗? 他笑答,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钓到过。

钓

者

台

河水在清风的吹拂下 漾出圈圈涟漪。不知道河水 有多深, 也不知道是否有鱼 儿在游动, 他依旧若无其事 地笑着。或许,他不一定在乎 鱼儿,而是在钓着时光与希





那天看《新闺蜜时代》,里面 的女主角韩文静说了一句"穿平 底鞋,怎么也穿不出高跟鞋的气 势"。顿时让我有了购买高跟鞋 的冲动。掐指算来,本人至少有 四、五年不曾与高跟鞋有瓜葛了。 长期以来,倒不是不喜欢穿上后 能够摇曳生姿的状态, 而是上帝 不肯垂怜我, 让本人天生有着一 双差脚——长而厚,厚而肥。每次 进鞋店都是鞋选我, 而不是我选

鞋的尴尬境地让我着实 恼火,索性心一横,对所 有的高跟鞋作出一副爱 搭不理甚至视而不见的 态度, 不求风情万种,但

求休闲状态。你自魅力无限,我依 然冷眼旁观,你能奈我何?

话是这么说,但事实究竟是

事实是,每次进鞋店,都会 令我强大的自尊降至谷底。我总 要悄悄地问:有39码吗? 更麻烦 的是,不是所有的39码都会适

婺源李坑

(速写)

夏贺

合我。修长的 不行,尖头的 不行, 甚至后 脚踝处过硬的 也不行,因为

01

时尚感觉

它会毫不留情地磨破我的双脚。 我轻轻地试穿,发现那些 七夕会

漂亮鞋子被我穿上后极 容易显出狰狞状态,我问 有肥一点的鞋型吗? 人家 轻蔑地剜我一眼,仿佛我

不是来买鞋的"上帝",而是来糟 践鞋子的混混。呜呼哀哉! 久而 久之,好歹逮着一双还算凑合

的,就赶紧付钱走人,眼光里从 来没有丝毫的挑剔。什么高跟 鞋,能买到平底的就不错了。

有一同事, 在我嘀咕我的 脚简直是畸形时,她看了看,居

> 然让我冒冷汗 地评价了 句,这不也挺 好看吗? 我当 即怀疑她患了

好,我还是这样回答了她:"好 看?要是这世上有换脚手术的 话,我早把它给换了。

白内障或者青光眼。 但出于友

值得庆幸的是, 我生活在现 代社会,而不是那个要缠三寸金 莲的时代。若不然,我肯定会嫁不 出去。我老公听到这一观点倒是 很淡定,说我这种顾虑完全是多

余, 并轻描淡写地再三表示:"没 关系,我陪你穿越回古代,依旧娶 你为妻,就当是扶贫了。

计我羡慕的是,女主角韩文 静出场,落地一双高达10厘米 的高跟鞋,走过来,一股子"女王 驾到"的气势! 也难怪她怀孕初 期 蹦出那句"穿亚底鞋 怎么也 穿不出高跟鞋的气势"这句经典 妙语! 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无 论我碰到什么样的眼神,也无论 高跟鞋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桎 梏,我都要买几双高跟鞋去,要 不真是枉为女人! 功夫不负有心 人,现实中还真真被我轻易逮到 了一双, 高约 5 厘米, 简约大方, 颜色适宜,穿着居然是舒适!

我开心一笑,心情极好地把 平底鞋一扔,轻松回到了家门。